

幾椿有趣的回憶

雞蛋祝壽

民國十七年十月間，我和陳布雷先生，先後往湯山陶庵招待所，晉謁蔣公；因時間已晚，正值蔣公伉儷宴請譚延闓及其他約五六位客人晚餐，我同布雷先生在屏風外等待。移時，侍從人員傳話囑明晨來見，於是兩人就找房間休息；彼時湯山新屋尚未興建，房間非常之少，祇賸下一屋一床，我同布雷先生，只好將就共臥一榻。

將睡下去的時候，我又一骨碌起來，對布雷先生說：「今天是我二十九歲生日」。布雷先生連忙笑着說：「應該為你祝壽」！一面叫侍者煮麵。得到的答覆：「時間太晚，無處買生麵下鍋」。布雷先生又說：「有雞蛋沒有？煮幾個來也好」。大約十分鐘之後，茶房捧着煮熟的雞蛋進來，我們就坐床而食，笑談了一陣，各自就寢。

後來記得民國三十四年勝利後，有一次在南京中央日報社的公宴上，曾和布雷先生談及此事，他還敬了我一杯酒，笑說：「為你補祝」！我想：一個人當年輕的時候，一切行事說話，多半坦率真摯，所以，大事是年輕人創出來的。我明年六十九歲，如果再達到這種場合，決不會在半夜中推枕而起，向朋友說：「我今天是逢九生日」。同時感覺昔日前輩同志，多半是溫文爾雅，平易近人，論事談話，又皆和顏悅色，毫無貴顯

倨傲之態。

床上趕起沈玄廬

民國十六年七月間，我和高方、黃惠平（高方當時任海軍政治部主任，黃惠平是上海市黨部的秘書長）一同住在上海法租界陶爾斐司路四號一座小洋房內，該宅上下三層，實際是兩層，最下一層等於地下室，權充廚房及僕從臥室；二樓兩間，一間作大家會客進膳之用。高方那時和黃喬雲同居住二樓，黃惠平和張平江住三樓，在我的臥室對面。

那時我在上海工作又多、又忙、又緊張，隨時冒着生命危險，因為匪會秘密出錢欲收買職業兇手殺害我。換句話說，那時我主要的職務，是中央清黨委員會的委員兼情報處處長，上海特別市黨部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，又是上海特別市清黨委員會的委員兼審查處處長；維持租界上治安很壞，暗殺與綁票，等於家常便飯，洋人總是說：這是你們中國人的糾紛，他不負責，好在我那時是單身漢，為了避免一切困擾，和上述的可能災害，晚間有時不回去休息。

諜報學上有所謂：「固定的座車和固定的住所，都是對方的好目標」，所以我常常在工作之後應該休息的時候，總是叫我的車子停在住所門口，自己另向汽車行隨便叫一部，那時上海市上

還沒有計程車，這種車子上海人叫它「出差汽車」，又叫「白牌汽車」，因為公家和私人車是黑色牌照，有身份的人不坐白牌車，我正好利用這種汽車掩護，避人耳目；又隨便找一個旅館睡覺，第二天黎明即走，到也是團淞滬警察廳政治部去早餐、辦公，因為我也兼該部的主任，自己規定每晨七時在該部會客。為了自己的座車，空停在住所門口，不曉得開罪了多少人，因為有人白天見不到我，晚間來見，明明看見汽車停在門口，為何僕從說不在家呢？誤會也只好任人誤會，是無法解釋的；多少年來，我從未說過這段行藏的秘密。

話扯遠了，該歸到本題：某晚，我又坐白牌車去找旅館，開到遠東飯店，一出電梯門，就碰着茶房，他恭敬地稱呼一聲：「冷先生」！接着問：「要開房間嗎？」在上海晚間，一個單身漢，跑到旅館內去找房間，多半是做不可告人的事；而況這個飯店，又是出名的花花世界。我驚異地反問：「你怎麼認識我？」他說：「前幾天在工會聽過先生演說」。天啊！我怎麼辦？要開房間

作者簡介：冷欣先生，江蘇興化人，現任國防研究院講座，東吳大學、中國文化學院教授。

，他一定以為我來找女人；同時他必定心中鄙視我：你這個傢伙，前幾天講「篇大道理革命、革命，今天晚上來如此，如此，原來也是言不顧行，口是心非的偽君子！心想：三十六計，走為上計；我說：「我是來訪友的」，並胡亂說出房間號數和姓名，他說沒有，我就走，後來又走了一兩家，都沒有空房間。已到十時半左右，我只好仍回陶爾斐司路寓所，上樓，推門、開燈，驀然見床上睡着一個人，在被的外面露出一個很大的腦袋，還有兩撇八字鬍子，好不納罕！就在開燈時間，他已經有點朦朧覺醒的樣子；我問他：「你是什麼人？為何睡在我的床上？」他此時眼睛也睜大了，發出很宏亮的聲音答：「我是沈玄虛，是來看黃惠平的。他說冷某晚間到十點以後就不回來，可在此房安歇一夜，明早回杭州、蕭山」啊。！今晚運氣真壞，又碰到這樣尷尬的事！叫我怎樣答覆？只因我問他的時候，語氣和態度，頗不禮貌，只好「哦……哦……哦」支吾幾聲，倒退幾步，掩門下樓。此時，黃、張均已起來開門，趕下樓梯中，向我說如同沈說的話，黃還說要為我介紹。我說：「不必了，剛才我的態度不好，不應該得罪這樣一位老同志」。一面囑咐他這樣對沈說：「『剛才沈先生是冷先生的隨從人員，上樓推門看看有未回來』。他如果追問，或者不相信，就含糊以應，千萬不要說出來是我」。

後來在他被人刺死以前，我在杭州蔣伯誠先生家中邂逅，他向我說：「那一天夜間，你幾乎嚇死了我！」黃惠平當然不會照我的話轉告他，可是也會將我的囑咐照直對他講，這也是一種變相的道歉。我對此公是久仰大名，未曾見面，

所以弄出這樣一段笑話來。

大話與大碗麵

一般人都是這樣說：「北方的麵食好，南方的米飯好」。可是我另有分解：北方的麵食，是以大餅、饅頭、硬鍋魁、拉麵、削麵、麵魚……著名，可是講到吃麵條，南方人真是講究！先講究湯：雞鴨的、火腿的、蝦蟇的、牛骨和豬骨的，最起碼也是黃芽菜的，因為湯的鮮美，麵條自然好吃；另外又講究「澆頭」（堆在麵上的佳餚），有雞絲、豬肉絲、牛肉、火腿、脆鱔魚、鱈魚、雞塊、鴨肉等不勝枚舉；還有「過橋」，是將上述種種，另外妙好做好，裝在盤子裏，和麵一起端上來。更講究的，另外擺上幾盤子菜，如炒三冬、脆鱔魚、油鷄、醉蟹……你看這樣的麵好吃不好吃？

以我老饕的體驗，上述麵條，最好是湖南長沙坡子街的牛肉麵，其次是廣州的雲吞麵、江蘇鎮江的刀魚麵，再其次則為浙江寧波的黃魚麵，還有貴州貴陽的腸旺麵、雲南昆明的過橋麵，都是我百吃不厭的。猶憶十九年在長沙吃牛肉麵，從兩角錢一碗，把它哄抬到八角錢一碗，那時軍政部長行轅的同人，多半趨之若鶩，包括我同劉健羣在內。因此，我自命是吃麵的大王，講究吃，吃得多；有時在稠人廣座之間，不免大談「麵經」，並以麵量大而自豪。

民國二十一年九月間，中央軍克服河南省的新集鎮、湖北省的黃安縣，十三師和八十九師，開到黃安城駐防，繼續清剿殘匪；當時十三師師長是萬耀煌（武樵）先生，八十九師師長是

湯恩伯，我是湯師的副師長。萬先生好客，我們晚間，有時到他公館裏閒聊匪情，他最怕湯恩伯拍他粘在牆上的軍用地圖，因為內地民房牆壁，多半是泥糊的，無法光滑平整，地圖粘在上面，當然凹凸不平，有時講到匪情，隨講隨指地圖說明；湯的手重，講到得意處，高興時，順手一巴掌拍上去，不是新增幾個大洞，就是平添多處小眼。萬嘗向我笑說：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湯恩伯把地圖拍！」

有一天，我獨自到萬公館去，他的夫人已從漢口來到，不知怎的，談起吃麵條，我說了許多麵經，自詡可以用最大的碗吃，萬先生只是笑而不言。一會兒，勤務兵捧出熱騰騰地兩大碗麵來（已記不得是什麼「澆頭」，大概不外雞塊、火腿之類），他笑對我說：「請！請！請！」我想不用這樣大的碗，裝這樣多的麵，實為平生所僅見；又因大話「吹牛」在前，不得不硬着頭皮吃下去。老實說，我是個好勝不肯示弱的人，實在勉強吃，到後來只好硬吞，但萬已經在我之前，從從容容吃下去。他這時已發覺我的窘相，連聲說：「慢慢吃，慢慢吃！不必忙，不必忙！」他越說我越難受，那時真是酸甜苦辣，並上心頭，連麵的滋味都品嚐不出。不久萬夫人走出來，對我微笑道：「武樵是有名能大量吃麵條的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言下你這小老弟到此吹牛，能吃大碗麵條，且給點顏色你看看！天下事以小喻大，過頭的飯可以吃，過頭的話實在說不得。我從此以後，再也不敢說過頭的話了！有時也將這「大話與大碗麵」的故事，說給我年輕的朋友們聽，以親身得來的教訓，作為說大話者參考。